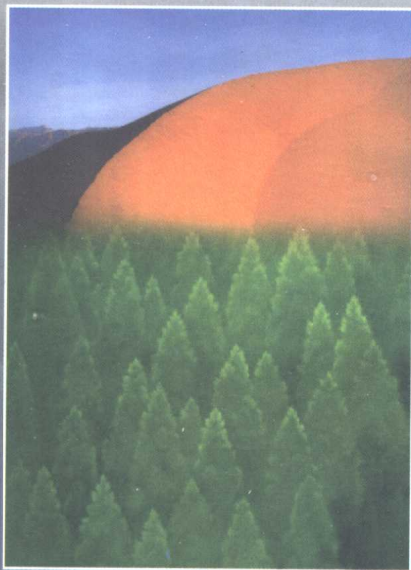


中国纪事文丛

第二国策



D I E R G U O C E

赵瑜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纪事文丛

第二国策



25
10

210

~T0

赵瑜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国策/赵瑜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4

(中国大事纪事文丛)

ISBN 7-5059-3607-7

I. 第… II. 赵…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6737 号

书 名	第二国策
作 者	赵瑜 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沙 雁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95 千字
印 张	8.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607-7/I · 2763
定 价	15.9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赵瑜：1955年4月生于晋东南，河北安平人。国家一级作家。1978年开始发表各类作品，以关注现实、触及重大社会矛盾而引发争议，在读者中影响广泛，曾多次获奖。尤以《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构成的《中国体育三部曲》轰动文体两界。1996年入编《世界名人录》。现为山西作协专业作家，长驻北京从事创作活动。兼作影视编导，完成大型纪录片多部。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奖励。

QX-P4

目 录

上 部 第二国策

第 一 章	某些回顾和随想	/1
第 二 章	山穷水尽疑无路	/6
第 三 章	和顺县的故事	/11
第 四 章	理一理历史账	/19
第 五 章	天下第二难	/27
第 六 章	说不幸时更不争	/36
第 七 章	省委书记一席谈	/46
第 八 章	万苦千辛第一线	/53
第 九 章	待重新收拾旧河山	/61

中 部 但悲不见九州同

——李顺达在“文革”中

第 一 章	观火	/66
第 二 章	出山	/84
第 三 章	入派	/105
第 四 章	落难	/136

第五章	参政	/157
第六章	厄运	/182
第七章	辞世	/201

下 部 太行山断裂

第一章	压根儿不可能的事	/213
第二章	最后一次常委会	/216
第三章	八双眼睛放异彩	/223
第四章	注意“三种人”	/226
第五章	告别，告别	/228
第六章	实质性移交	/234
第七章	各自为政，官帽翻番	/239
第八章	“要钱大队”上省城	/240
第九章	五十万元买个门面	/245
第十章	触目惊心，老区血汗	/248
第十一章	保持高度一致	/252
第十二章	南迁北窜	/256
第十三章	爆炸	/260
第十四章	我讲的故事使我长思	/263

上部 第二国策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国歌歌词

第一章 某些回顾和随想

十四岁时我还是顽童一个，便随着父母下放去了山西晋城、高平两县交界处。那里有家四百来人的化肥厂，当下我就加入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行列。侧旁还有一家厂子以火力发出电来，两家合一块儿要算污染大户。因为离巴公镇不远，二厂便同以巴公二字命名。彼此间亦很团结，师徒相容相敬。巴电的子弟嫁人娶媳妇，巴化的酒鬼自然少不得醉在那厢院儿里。同理，我们厂日日夜夜要排出拥有多种毒素的废水，他们厂日日夜夜铺天盖地地吐出滚滚烟尘，特别是齐心协力地一块排废渣，倒也相安无事。

我在本厂的化工机械修理上学徒，最常干的活儿是修理各种水泵，渐渐就没了兴趣，于是成天往怀里揣一包代代红牌香烟，跑到电厂的汽车班混饭。最对我有着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的师傅姓田，人称小田师傅。他吹他当年在太原电校是最革命那

一派的联络员，如今分配到巴公发电厂当一名司机大爷，简直才华横溢，绰绰有余：只要跟上我，保证让你把个解放车开得就像他妈的骑自行车一样油，别说抽你的代代红，就是天天给我抽公社、风竹、绿叶、火车头或者白皮经济（皆属当年最劣质香烟），也要把你小子练出点道行来。

诸位有所不知，小田师傅那台解放牌翻斗车是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汽车当中最脏乱差的一辆。从小轿顶上到轮胎脚下，从机器盖儿上到驾驶室内，没一处不是糊满了浆汤。这浆汤从电厂的流灰口直泻而下，瞬间便灌满了铁皮马槽，溅到车体四周，溅到田师傅的耳朵眼里或者唇齿之间，他并不在意，呸呸一吐之间，便以极为利落潇洒的动作驾车冲出厂门，于是我们每每在傍晚在深夜在黎明时分，驾着这台脏车拉着一车又一车的污物，奔驰在僻静无人的乡间公路上，灰汤哩哩啦啦劈劈啪啪地从车厢的缝隙处洒落在当时还很洁净的四野；待次日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这灰汤干燥了就变成细密的粉尘，飞扬在小村的近旁和蓝色的天空中。我的记忆中并没有什么指定的专用倒灰场，而是随意开到一段麦田旁边，师傅轻率有趣地把车屁股往路边上一撅，右手把住操纵杆往下一使劲，那满满一车煤灰便从翻斗中倾泻流淌而出：“下去看看倒净了没有！”

我绕着车转一圈，然后跳上司机的位置回答：“倒净了。”

他哼一声，点上一枝代代红：“起步，回厂里，天亮前再跑三趟，嘻！空车你烘那么大油门干球甚！消油哩！”

车灯稀里糊涂地在前方的道路上跳跃，我驾车前进，时而可以看到昨天夜里、前天早晨、一星期以前、一个月之前、上一个季度、半年前我们亲手倾倒在路边的灰堆，它们早已干燥如沙，风吹雨刷着它们；时间越长的，那灰堆就变得越小。我一直纳闷这灰都跑到哪里去了？我和小田师傅当然还有汽车班

的全体师傅，就是在这抓革命促生产的日日夜夜里，跑遍了厂区附近每一条大路小路，每一道沟壑渠洼，把成百车上千车乃至上万车的灰渣，倾倒在太行山上，黄土高坡。

《新华字典》上解释灰字时说：灰，物体燃烧后剩下的粉末状东西，炉灰，烟灰。灰色，黑白之间的颜色……云云。灰是可以飘动的，这家中型发电厂除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汽车拉灰以外，还有一多半的灰，从两只大烟筒里喷吐而出，飘落四方，倒也省了汽车班不少汽油。

小田师傅的职业就是干这个的，他以自身极为精湛的驾驶技术，一直在那间工厂里超额完成任务，屡受表彰。

至于我们厂，也很有特点，我们一边在厂区周围打钻了许多取水的井，并且是越来越深的井，确保化肥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整个晋东南地区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一边把相等数量的化工废水排出厂区，连同那些汉字当中最难识辨的化学毒素字样，一块儿渗入地下。

这是从1969年底到1970年初，在中国山西省一个极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生着的极不起眼的小事情。在我学习驾驶汽车同时倾倒灰渣的时候，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任何一家以保护环境为宗旨的管理机构，全国第一次有关环境保护的会议还远远没有召开。当时的八亿或九亿中国人，统统谈不上有任何层次的环境保护意识，在全国所有的“文革”前的“封资修”大专院校以及后来的工农兵大学里，一律没有开设环境保护的课程或专业。广大人民群众正在为日益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而深深地焦虑着，广大农民正在为一年的工分不够自己的口粮钱而犯愁，而倒尽了霉的中国知识界也惟有在私下里真情地传诵着大跃进时代的歌谣：祖国啊，烟筒林立，机声隆隆，一日千里。……毫不奇怪，须知在这样的景观当中，寄托着

一代知识精英的全部理想。

恰恰也就是在中国人最疯狂最糊涂不明不白的时候，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正在惊醒。他们从18世纪产业革命开始，我们好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前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到了五十年代，世界工业迅猛发展。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够威又够力，导致了公害事件接连出现，一如中国大地上的政治运动接连出现那样，许多重大事件屡屡震动全球：1930年12月在比利时发生了马斯河谷工业区事件，60余人及许多家畜在一周内死去；1948年10月在美国发生了多诺拉镇事件，近6000人同时发病；同期在美国发生的还有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年冬天在英国又发生了甚为著名的伦敦烟雾事件，四天当中的死亡人数居然比往年同期一下子多死了4000余人；1953年至1968年在日本连续发生哮喘事件、水俣病事件、疼痛病事件（亦称锅米事件）和米糠油事件，后者一次性受害者高达13000人。刚刚跨入七十年代的伊拉克，又因为食用了含有机汞毒物的小麦制成的面包，使459人死于非命……举不胜举，由于这一切，就在我跟着小田师傅日夜倾泻废渣的同一个时期，大洋彼岸的外国人普遍开始了对环境的保护，诸多国家成立了全国性的环保机构，着手制定环保规划，对自己的家园环境投以巨资开始了清洁治理。后来，也就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他们又学会了把环境治理与自然保护结合起来，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结合起来，保持生态平衡，使那些一片又一片在当时看来比中国脏得多的国土，重新由“枯藤老树昏鸦”，变成了“小桥流水人家”。今天我们管这个过程讥为“先污染，后治理”。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外国的月亮又一次比中国的圆，而是想

说外国的月亮实打实的要比中国的亮。我们应当知晓人类不久前的辙痕。我们迟早也得走这一步，粗算一下，发达国家在环保问题上比中国早动手了大约三十年的样子，这叫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简言之，当今的中国环保状况，大体上相当于发达国家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状况。回想改革开放这十几年来，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成了亿万同胞心向往之的共同目标，忍受了多少年饥饿与贫穷的中国民众，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热忱，投身于为温饱为富强而战的经济大战之中。我们向资源开战，向地球开战，向生长于斯的黄土地开战，向哺育了中华民族的黄河长江开战，向地大物博的每一寸土地开战；有水快流，搭台唱戏，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到处都有金元宝，就看你快挖或慢挖，河流之畔，高山脚下……

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中国变了，许多中国人的腰包里变得鼓鼓囊囊的。不过，大陆也变得干瘪衰老、百孔千疮，江河变成了排污沟，天空中毒风害雨肆意横行。

从巴公那块土地离去，也是一晃间二十年；到了1991年的秋天，我重返旧地，为山西发动的“环保潮”大型征文活动采访和写作。当我问及巴公发电厂排放了几十年的滚滚浓烟，为什么至今仍在喷吐时，环保局同志告诉我，那是一家老厂，几十年来，大部分机组的发电运行已经到了限定的运行寿命，过个一年二载，旧机组就完蛋了；省电力公司正在考虑该厂职工的出路，所以谁也不想再投资去治理它，也确实没有这个必要了。原来如此。忽然想到小田师傅，他们也快到了退休的年头。看来，一个人做一点坏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坏事又无暇做好事来弥补，倘能把所有以往的过错都弥补过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如今让我开着灰车随意四处乱卸一气，当然我是给钱也不干了，可是让整个中华民族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不干这种事，怕就不见得，很不见得。

第二章 山穷水尽疑无路

近来接触了许多各种各样的环保现状数据，触目惊心，丑恶不堪，有的属于机密范围，不便公布；有的技术性太强，无法一一罗列。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实际上仅这一个数字也就够够的了：目前在中国大地上的工业污水年排放总量，早已超过了母亲河——黄河的年流总量，并且超过了 36% 还要多。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用毒水污水臭水脏水害人水，制造了中国大地上比黄河还要汹涌澎湃的一条河流——污染之河。浊浪滔滔，滋灌着这个举世瞩目的中国。数以亿万计的中国百姓，没有哪一个人的肠胃可以逃脱这条黑脏大河的摆布，你别无选择，必受此洗礼。有专家称，到 2000 年的时候，我国的废水年排放量将从目前的 300 多亿吨增加到 400 亿吨以上，人均 30 多吨，你可躲到哪里去呀？当年江青去大寨时据说是专机空运高质量的水，这份儿洪福凡人就不能比了。

说了废水，再说废渣，亦相当可观。仅山西一省而言，眼下堆积的仅煤矸石一项的总量，已经达到了 2.5 亿吨，有人士测算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 50 座埃及金字塔。全国呢？每年要推出各种工业废渣 5.4 亿吨，到 2000 年，每年推出 7 亿吨。谁也说不得在中国大地上现在究竟有多少座“金字塔”堆放在大江南北，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上海的废渣和垃圾实在没地方处理了，据说正在同江苏省联系是不是可以给一块地盘。我的担心是江苏省自家怎么办？前段时间我还听说有人竭

尽全力要从国外进口大批的垃圾，吓了我一大跳，急问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念头？人家说外国的垃圾相对比中国的高级，里头好像还有点趁钱的东西比如小家电什么的，修打修打就可以“倒”；再比如还有一些西式的服装，比咱们旧社会强多了！我说咱中国怎么尽出点这号人，混到天地不知的程度，本中国已经快成了垃圾场，还坐在那里论证是否要进口洋垃圾！后来听说这事儿让中央领导给否了，那帮人才罢手。我这厢松了一口气，暗暗佩服中央领导到底要比下头人站得高看得远。另外我还佩服一位山西的老工人，他率部治理太原钢铁公司的大渣山，做了一件特有意义的好事。联合国知道这人以后，以“环境保护全球 500 佳”的名义，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的名字叫李双良，是真的了不起，不是假的。不过有那么一点点令人深思的地方，就是新华社记者崔济哲同志最早发现老李最早去写他的时候，却不是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推出这个典型的，而是说他发扬了愚公移山的精神，稍微写偏了一点儿，后来才逐渐转到环保典型上来。这位崔济哲是我的朋友，我哪好意思说他缺乏环保意识，反正开始是写偏了一点儿，老崔你说是不是？总之我们的确比较缺乏环境保护的意识，是逐渐才认识到问题相当严重。我自己就是通过这一回学习和采访，才弄清楚中国再不保护我们的环境就真的要到了球籍难保的地步。认识事物有个过程。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专门谈。

说废气。——中国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将始终保持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国地位。到 2000 年的废气排放要达到每年 115432 亿立方米。废气当中除了夹带无处不钻的煤粉尘，还要制造酸雨，还要破坏臭氧层，于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 1989 年“世界环境日”所提出的主题就是一句话——“警惕，全球变暖！”1991 年的主题又是一句话——“气候变

暖，需要全球合作！”意思差不多。我们怎么警惕呢？怎么合作呢？在全世界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中，咱中国就占了三个，即北京、西安和沈阳。这三个城市从规格上比较大，所以列进了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中；实际上北京和西安在国内比，和其他城市相比，就算是轻的了，在全国 60 个大中城市里，还排不上什么污染高名次。比如说辽宁省的本溪市、山西省的太原市、忻州市、临汾市，都要比北京西安严重得多。本溪市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连卫星都找不到它。本溪哪里去了？本溪成为全世界惟一座从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原因就是本溪上空烟尘太大，遮住了蓝天红日。还有一个听来的小故事，说大约在 1986 年的时候，美国人急切地通知中国有关方面，称经过卫星监测，发现在山西省的中部某地区发现了森林大火，提请我方赶紧采取有力措施，以制止火灾蔓延。中方得知消息后急忙了解火情，经查证，烟火属实，但不是森林火灾，而是孝义县一带的农民正在大规模地从事土法炼焦的经济活动，成千上万座土焦炉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造成了火焰和烟雾的持久弥漫，以至误会的产生……或者有人说，大气污染虽然严重，但是也不会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非也。人们记忆犹新，几年前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第 23 届奥运会的时候，中国由于前苏联和东欧等体育强国抵制参加没有到位而一举获得了 15 块金牌，皆大欢喜。而更多的人不知道，东欧等国抵制奥运拒不参加原因固然极多，情况甚为复杂，但最直接提出来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洛杉矶的大气污染超过了应当保持的标准，有损于宝贵的运动员的健康。1990 年在北京举办亚运会的时候，环境问题同样突出，教人烦恼；开始说车辆不足，堂堂中国咋就能没有那么几台车呢？于是报纸上议论纷纷，说啥的都有。其实不是没有拉人的车，而是缺少达标的车。汽车尾气的

排放在中国从来都不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而举办国际运动会，就行不通了。后来又说整个北京的大气质量太差，没办法，中国政府及有关方面只好采取断然措施，那就是强令停办亚运村附近的一些小厂，以减少污染源；同时制止诸多的北京市民开煤火灶做饭，也是为了减少污染源；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大量地限制汽车的正常运行，过了亚运会你再开出来。后来听说在亚运会期间北京市为了环保，把工作人员猛增至 3000 余人，这批人在亚运会以后都正式留在了市环保系统。事到如今，我们又正式申请 2000 年的奥运会来北京开，全国人大的代表们表示支持申办，而在一份全国范围内通过抽样调查得来的结果也说明，12 岁以上的人口中，有 93% 的人支持申办。为表明十一亿人口的中国早已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争办奥运，豪气感人，心情实可理解，但是有报道说我们终于有条件和发达国家站在了争办奥运的同一起跑线上，我看恐怕就有些牵强，至少在环境问题上我这心里就很不踏实。综观表示愿意承办的六个城市——德国的柏林、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澳大利亚的悉尼、意大利的米兰、巴西的巴西利亚和英国的曼彻斯特，环境保护的质量都要比中国的北京强许多倍。所以 1991 年 12 月 3 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接受中国申请时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从此开始了一个很艰难的历程！”我想这话人家也不是随便冒出来的。北京，你要小心！

还说环保。尽管我们到了 2000 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但是我担心那环境的污染也说不定要跟着一块儿翻番。据可靠而又保守的资料披露，目前我国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近 900 亿元人民币，一年要损失多少个亿呢！现在，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省一年的产值才多少钱？一个上海市一年上缴国家财政才

多少钱？全国人民辛苦一年才为祖国创造多少钱？

关于我们国家的环境大危机，我不想专门再谈下去，因为这方面的作品已经很多很多，前面随便谈了一点，也是意在铺垫，算个背景。后面还有许多话儿要细说。为了概括一些，这里不妨引用宋健同志的一段话。宋健是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的主任，国家科委的主任，还是国务委员，够权威的了。他在1989年4月28日的重要讲话中说：“我国森林面积仍在逐年减少，水土流失面积在增大，草原退化了，天然水面在急剧缩小……全国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有80%以上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江河湖海。19000公里的河川受到明显污染，4800公里严重受害。闻名于世的京杭大运河在江苏段已经变成黑水河，臭气熏天，生物绝迹。安徽33条河流有25条受污染。白洋淀正处于危险之中。上海黄浦江黑臭期一年中达到229天。全国有183个城市缺水，有40座城市成为供水危机城市；60个大中城市烟尘和废气污染相当严重。……特别是西南地区正遭受酸雨的侵蚀。……一些城市和地区出现了“老账未还，又欠新债”的局面，环境污染正在由城市向农村蔓延。滥伐森林、滥采矿产、滥猎野生动物，使一些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重大的突发性污染事件也时有发生，已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相当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环境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对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并强烈地要求各级政府采取紧急措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是宋健同志在全国第三次环保会议上的正式讲话。请注意他多次使用了急剧、严重、紧张、危险、相当严重、危机、尖锐、强烈、紧急一类的词句，事态如何，已不言而喻。

当代中国正以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承担着历史上最

多的人口重负和最恐怖的掠夺式开采以及最疯狂的欲望。

这可怎么办呀！

第三章 和顺县的故事

我一直在想，这么重大急切的环境保护问题，为什么我过去竟没有注意到？说实话，保护环境，事关重大，并不存在什么阶级斗争之类的问题，任何阶层，任何政党，在任何社会制度下，生存环境都应当是我们共同关注的目标。是人你能不呼吸新鲜的空气吗？是人你能不喝清洁的水吗？在山西我一路奔波，一路在想，末了终于明白，其实环境的被破坏，正是在我们每一个人不知不觉熟视无睹的过程中慢慢严重起来的。在这个逐渐恶化的过程中，我们简直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做了坏事，就造下孽了。

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大小决议，包括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多少年来是不是以人的尊严人的利益人的权益为出发点的？这一撇一捺早就被践踏成稀里糊涂的一种东西。1990年的初冬，我前往太行山上的山西省和顺县采访，从不同的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当中听来了一则小故事，颇使人感慨。

和顺县地处高高的太行山上，有一些泉水及河流，但更多的是干旱的土地和焦渴的人民。从这里曾经诞生了颇有争议但是举世闻名的电影《老井》。当我和顺大地采访走动的时候，条件反射，我深深感到了一阵阵的焦渴。县城不大，数万人而已。值得庆幸的是，环绕着县城南北，居然有着极为珍贵的两条河流，一条是梁峪河，简称南河；一条是张翼河，简称北河。南北两河滋养着这里一座县城三个乡镇的庶民百姓，说它生命之河绝不过分。